

感悟

雨天亦有好时光

◆冯慧

这个周末,连着下了两天雨。周日午饭后,听着窗外淅沥的雨声,望着玻璃上蜿蜒流淌的水痕,我思量着该如何为孩子安排一个充实的午后时光。

屋内的空气沉闷压抑,屋外却透着阵阵清凉。我原本并不喜欢雨天,尤其是周末的雨,总能轻易打乱我和儿子期盼许久的户外骑行计划。可我又偏爱雨后独有的清新,偏爱被雨水彻底冲刷过的街道与草木,干净又治愈。

思来想去,打消了居家休息的念头。若是待在家里,我多半会陷入悠长的午觉,虚度整个下午。于是当即决定,让儿子邀约好朋友去市图书馆。

驱车缓缓驶出地下车库,穿行在湿漉漉的街道上。窗外的雨势渐渐变大,豆大的雨点密密麻麻地砸落下来,狠狠敲击着车身。身旁的儿子忍不住小声嘟囔:“雨下这么大,干嘛非要出门呀。”我静静地听着,未作回应。

抵达目的地后,我将车停靠在离图书馆不远的地方,雨势也恰好渐渐减弱。儿子的小伙伴正巧如约赶来,两个孩子索性收起雨伞,一前一后蹦蹦跳跳地走在雨中,满是朝气。孩童的心事向来纯粹简单,喜怒哀乐来去匆匆,这般无忧无虑的模样,最是动人。

图书馆门口,整齐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雨伞。原来,对于真正热爱阅读的人们而言,风雨从来都不是奔赴书香的阻碍。

一奔入大厅,两个孩子立刻被电子屏上的成语填字游戏吸引。他们时而低头凝神思考,时而因为闯关成功露出灿烂的笑容,全身心沉浸其中。时光悄然流逝,一个多小时转瞬即逝。我们两个大人早已站得腰酸腿麻,加之背对着敞开的入口大门,阵阵凉意不时侵袭周身。可身旁的两个孩子却依旧兴致盎然,丝毫不知疲惫。

尽兴后,他们又结伴走进阅览室静心阅读。窗外细雨依旧绵绵,图书馆内静谧安然。两个孩子时而各自埋头品读好书,时而凑在一起分享读书感悟,惬意又美好。

我捧着手中的书卷,心中感慨万千:倘若我们不曾到来,图书馆不会有丝毫不同;但我们踏足此地,便能让书香浸润心灵,收获满满的安宁与满足。

闭馆时分,我们缓缓走出图书馆。我深深呼吸一口雨后纯净的空气,心头一阵豁然开朗:寻常雨天,自有独属于我们的好风景。



回忆

不苟言笑的父亲

◆闫仁山



同事,自己直至1972年退休时仍然是行政17级,他常说自己的工资与县长相当。退休回家后,他积极参加了所在生产队的劳动,当他看到农忙时生产队牲畜紧张,无法满足社员需要的时候,自费购买了一头毛驴饲养在家中,免费为大家碾米拉磨。

1980年,他享受离休待遇后,按规定医药费用可以实报实销,可他自退休以来三十多年的时间里,自己很少求医问药,更不允许家人冒名顶替买药报销。他常告诫我们,不属于自己的利益绝不能贪占。在他的眼里,任何侵占国家、集体和他人利益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。我刚参加工作时,他经常叮嘱我,下乡吃派饭要付费,出差不得假公济私,对公款吃喝更是深恶痛绝。

父亲在不苟言笑的外表下,以身教重于言传,为子女树立了榜样。在他的熏陶下,我们兄弟姐妹七人皆恪尽职守,勤勉敬业,各有所成。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遗产,但他信仰坚定、心底无私、两袖清风的品质成为我们享不尽的精神财富,永远激励我们前行。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7个年头了。2009年初,父亲以94岁高龄辞世,走完了他坎坷与幸运相伴的一生。说起父亲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,就是不苟言笑。在家中,尽管很少见他发火,但他常常是一本正经,神情平和却自带威严,让人难以揣测他的心事。父亲虽然少言寡语,但每逢家中遇事需做决断,他往往一语定乾坤。

我是家中老小,备受父母宠爱,在我记事以来,曾有被父亲拥入被窝抚摸并教我背诵的情形,这是其他兄姐们从没有享受过的特殊父爱。在我童年时期,父亲正是工作繁忙的阶段,平时难得见他一面,偶尔回来几天也很少有慈祥的面孔出现,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多的不自然的感觉。

父亲原本是农民,给财主家扛过长工,也打过短工。抗战时期走上革命道路,后进入供销系统工作。他从小没进过学堂,参加工作后自学识字,并逐步走上领导岗位。1954年,他参加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干部培训班,结业后被调到省供销社工作。后响应省委号召,他先后在多个乡(公社)任党委书记。据熟悉他的老同志讲,虽然他写字歪歪扭扭,但开会作报告时侃侃而谈,思路清晰。

父亲的不苟言笑其实只表现在家人面前,当他偶遇曾经的同事,或下乡干部吃派饭来到我家时,他言谈举止间会流露出谦逊随和的另一面。当子女取得成绩、获得表彰时,他从不当面夸赞。我从小学习名列前茅,升高中时录取名单红榜张贴

在村中显眼位置,我在全公社排名第一,父亲对此的评价却是“山里无老虎,猴子称大王”。我深知,这平淡的话语里,不仅藏着他的欣慰,更饱含着他对我的鞭策和鼓励。

父亲一生坚守原则,风骨令人敬佩。在他返乡工作期间,每年都有少量的工资调整名额,而他每次都都将调资机会让给其他更困难的

随笔

此花无日不春风

◆李峰

我喜欢花,尤其喜欢月季。

很早的时候,我住进一个小院。我在院墙西面造了个小花池,池子外面贴了瓷砖,里面填了一些从庄稼地取回来的土。造好后,父亲说,栽些月季吧,好活。大概栽了五六株,当年就长得很茂盛。我在花池旁,摆放了一张陶瓷圆桌,配了六只瓷墩。夏日清晨,我们就在花池边吃早饭,边吃饭边欣赏开得红红火火的月季花,很是惬意;月光下,就坐在陶瓷圆桌周围乘凉喝茶,不知度过了多少个清凉的夜晚。到冬天时,等花都谢了,我就把月季花的枝条剪掉四分之三,或剪得更深一些,然后,用土把留下的枝条埋起来。如果下雪了,就把雪铲到花池中,并用铁锹拍瓷实了。到了第二年春暖花开时,那些雪就都融化了,全部渗透到花池的泥土里。不久,月季花的枝条上,就吐出了嫩芽,之后,很快长出了绿叶。随着气温升高,那些月季花就又长得枝繁叶茂,紧接着就是花团锦簇。这一茬一茬的月季花,一直要开到天气很寒冷的时节。

父亲走后的一年,花池中突然长出了很多的虎杖。我百度了一

下,虎杖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。据说,其生命力极其旺盛,一旦长出来,便不容易清除。说实在的,我不喜欢“虎杖”这个名称,有点霸道的感觉。相比之下,那一池月季花,是父亲栽下的,它不仅栽在花池中,也深深地根植在我的心底。看到它,我就想到了父亲。于是,那年深秋,我找人把一池虎杖全揪出来,并把花池中的土也都挖走。之后,又从田野里拉来一些熟土倒入花池,重新栽上月季花。第二年,虎杖果然没有再长出,而我的一池月季花,生长得依然叶绿花艳。至今,20多年过去了,我的花池中,就只栽月季花。

小院里的其他花,陆续死掉了不少,空出了20多个花盆。我就有了个大胆的想法:全部补栽月季花,建个月季小院。有了这些想法,我便开始寻找月季花。在我们这个小县城有条网红街,每周日开市。集市上除了新鲜蔬菜、水果外,还有农民上地用的锄、镰刀、铁锹,当然也有花卉。起初是爱人开车带我去,有合适的就买一两盆。有一次,我一个人到集市转了一大圈,看好了一家卖花的。这家月季花品相好,品种也多,花的颜色有白、有红、有

黄、有粉。看着眼前这五颜六色的月季花,喜悦的心情油然而生。经过一番挑选搭配后,我选了10盆,让卖花的人分别装在两个结实的大塑料袋中。因那天买花心切,便也不等爱人开车来接,自己提着回了家。到家稍微喘息了一会儿,便急不可耐地逐个把它们移栽到花盆里。我把它们整齐地摆放在院子四周的院墙下,之后,逐盆浇水,再用喷壶把花茎、叶子、花都喷了一遍。此时,我站在院子中央,环视四周的月季花,每一盆都绚丽芬芳,每一朵都争奇斗艳。

月季花不能止于喜欢,还要善于管护——比如,施肥肥种、壮枝扦插、合理催花等多个环节。月季花的防寒过冬同样不容忽略。记得补栽后的那年冬天,由于我没有及时剪枝、埋土或用塑料布包裹,就用雪把月季花直接覆盖起来了。结果,第二年,有一多半月季被冻死了。这让我沮丧了好一阵子。

“只道花无十日红,此花无日不春风”。这是古人对月季花最美的赞扬。由于对月季花的钟爱,我在书房的阳台上,也全种了月季花。每天清晨一推开阳台门,迎面就是一片月季花的问候,一股清香扑面而来。深吸一口气,用喷壶喷过月季花后,我一边欣赏阳台上的月季花,一边构思我的诗篇,好不悠然自得。某天,突发奇想,便为我的书房,命名为月季庐。

美哉,月季花。